

小草的事儿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”这是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接触的草。草对南方人来说，实在不稀奇。不但春夏有草，秋冬也有草。只要有土的地方，就会有草。尤其是山坡野地，河滩沟渠，到处见草。小草没有花木吸引人，但是它绿了大地，丰富了景观。只是南方对草的关注还是不多，寄托的感情不浓。也许惯常了的缘故，除了园林用草外，大家把干枯的稻草作田间肥料，把干草喂喂少量家畜，其他的草就让它自生自灭。对草来说，真是受了冷落。对于北方人来说，可是不同，他们把草当作宝，识草爱草，投入研究和管护的精力非常大，草生态和草产业的发展远远超出我的意料。

以前我有个同事是农大毕业的，专业学草，关系不错。一次我们聊天聊到每日喝的牛奶，他对我说有一些牌子的牛奶产品他不会喝。这就让我感到奇怪了，在首都，那市场上的产品相对来说还是有保障的。经他一说，让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可压根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。他笑着说，有些牛羊奶生产情况你们不知道。他说由于国内草地有限，生产不了很多草，就自然养不了那么多牛羊，市场上的牛羊奶产品有一些是勾兑出来的。而且，有的牛羊吃不到天然草料，只能吃饲料，转基因的饲料也难免。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喝的牛羊奶背后还有很多草的故事。

一转眼过了一二十年，这些年来北方草原大省重视和加强了草场的管理，控制过度畜牧，让天然草场得到了修复，草儿长得欢畅了，牛羊奶以及其他产品的品质已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。

既然草儿和牛羊有关，这让我关心起畜牧生产来。我记起在内蒙古，曾第一次看过一个和草有关的畜牧产业链。首先参观了一家养牛公司，大批可爱的牛都待在大厂房里，根据不同属性被分隔着。种牛特殊待遇，一般牛一般待遇，小牛跟着大牛。牛的叫声很温和。随后，我又参观了一家牛肉生产厂。这是一家有着新概念的厂，生产车间可以参观。通过大玻璃窗，参观者可以看见所有的生产环节。工人在车间按牛的部位工作，只管一部分，比如只管牛大腿、内脏的，不管其他的。不夸张地说，一头牛懵懵懂懂进车间来，不一会新鲜的牛肉产品就分好包装出去。这让我感觉好像看到了电影里的场景，只是感官上还是有点不好接受。不久，又去参观一家上市企业，这是一家沙漠治理企业研究草的分公司。在大棚里，先是看了他们栽种的无土蔬菜水果。那时，阳光灿烂，大棚里微热，蔬菜水果就种在水里，自然有营养液。中餐就让我们吃他们在水里种的菜，干净营养卫生，感觉很不错。然后我们参观了他们的草种研究所。只见展示区里，墙上挂着各种草的宣传画，桌上玻璃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草种子，尤其是治理沙漠需要的种子，非常完备，名字五花八门，无法记下来。研究所人员还带我们去基地看了草地，草长势非常好。我以前只看过树种的各种材料，没有想到草种的研究如此细致如此完备。

让我们没有想到的事还多。听说韩国、日本的牛主要都吃中国卖的草，当然指干草。在吉林等省，有专门生产出口草的企业，效益不错，不过我没有亲眼看过。

不久前，我们编辑出版一期草管理专刊，又开一次眼。原来新疆、青海、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等省区早就把草作为生态重要因素、动物蛋白质重要来源要素进行科学管理。一手抓生态治理需要，一手抓产业需要。这两条线的管理，都有一流的标准，成绩非常突出。特别是面向未来，国家发展需要的动物蛋白质代替一般的水稻小麦等植物性蛋白问题，从草原精细化管理上解决还是比较具有可行性。实践上，草的研究和草的生态化、产业化已经在很多层面上进行。只是作为普通消费者，大多数人远离这个环节，不太清楚而已。

我还去过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四川等地方的草原。去过草原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天高云淡，骑马或者步行在草原上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听着风的声音，心情那个放松，简直无法形容。

其实，这草吧，很奇怪，它喜欢土地，更喜欢沙。对于有火山喷发过的沙，尤其喜欢。这样，要看好的草，在南方还不行，还得去北方。南方的草在不缺水的地方，长得过于柔软、柔美。在北方旱地、沙地，草长得倔强，花叶都小，花干很纤维。在大草原上，草深草旺，无拘无束，绝对无邪灿烂，草的生命得到了自由展示。置身草原，我们这些城市人突然希望自己是一株无拘无束的小草，欢欢喜喜过好自己的一生，把草籽留给下一个轮回。

小草儿，原来是美的，有了人们关心还将越来越美丽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人间小景

蓝印花布

虞燕

在江南民间，蓝印花布是一个文化符号，有朴拙素雅的家常之美，又婉约清新如宋词，是百姓的实用生活品，亦成为江南画卷里一种独特的景致。

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里，乌镇晒布场高杆林立，晒布架呈阶梯式，阳光下，一幅幅蓝印花布瀑布般从云天直泻而下，简约的蓝白构成多种寓意吉祥的纹样，风吹过，花布飘舞，如仙女挥动水袖，蓝底白花，白底蓝花，仿佛把蓝天白云搅碎了，抛洒于空中，那些形状多变的点和笔断意连的碎线，不停地闪耀、跳跃，纷纷扬扬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蓝印花布贯穿了一系列手工艺制作场景，画样、刻板、上油、刮浆、氧化透风、染色、刮灰、固色、清洗，晾晒……每一道工序都是与自然对话、协作的过程。蓝印花布源于秦汉时期，兴盛在唐宋，而到了明清，则“靛蓝人间，衣被天下”了。纹样逐步吸收了剪纸、刺绣、版画、木雕等艺术形式，含蓄，质朴，饱含浓郁的民俗风情。一千多年来，蓝印花布不知装点了多少平民百姓的日子，“喜鹊登梅”的襁褓、“鱼戏莲花”的肚兜、“龙凤被”嫁妆、寿庆时的“福寿禄”

帐檐、“岁寒三友”的窗帘，还有衣襟、头巾、围裙、包袱、桌布……单调的蓝白两色，却是庸常生活里永恒的诗意和亮色。

蓝印花布里蕴聚了植物的魂魄。还布的前生是棉花，而染料为草，蓼蓝，木蓝，马蓝，菘蓝等。其中以蓼蓝最为多用，蓼蓝的根即中药板蓝根，绿叶可作染料，取鲜叶发酵制取靛青（靛蓝），把布染成蓝色。《诗经》里：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襜。”所采便是蓼蓝。荀子的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胜于蓝”就指从蓼蓝中提炼的靛青之蓝，色泽更饱满明艳。可见，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染蓝技术。

用蓼蓝叶染布，初时颜色为黄，渐渐转绿，充分接触空气后，一点一点氧化，终成蓝色。植物是有灵性的，你调好温度、湿度，把控好时间，精心呵护，投入感情，它就会回报于你，颜色更悦目不说，还携带草木的清香。每一次染出来的蓝并不一样，或许同一块布的色彩也不均匀，却自有一种天然的美，就像大地上的每一朵花，每一棵草，未经刻意修饰，纯属妙趣天成。

在一个博物馆，与蓝印花布默默对视。旧旧的蓝与白，两者并不

泾渭分明，细微的冰裂纹交错、逶迤，边缘挂染痕迹犹在，这是手工蓝染的特征，不像机器印染那样稳定，它上面的每一个花纹都带着自然的纹脉，粗犷、稚拙，成为独特的存在。虽无法与蓝印花布直接交言，但我通过它，嗅到了乡野的气息，窥见了时光的表情。

我想起了祖母。祖母卧房里，一块蓝印花布盖住木橱，另一块铺于床沿，颜色都暗暗的，像是洗旧了，记不得上面的花纹，只觉得古朴静美，又温暖妥帖。祖母把我抱起，放在床沿的蓝印花布上，依稀有樟脑丸的味道，而后，一只蓝边碗递过来，盛有香糕，香糕细腻光滑，色泽焦黄，咬一口，实在香甜。对面木橱上也有一只蓝边碗，豁了口，看上去，与盖于木橱的蓝印花布甚是相配。碗里泡了榆树皮，水黏黏的，每天清晨，祖母用梳子蘸水梳头发。祖母的卧房总有一种沉静之气，我吃着吃着，便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在万物变化急遽，喧嚣张扬的年代，我更喜欢缓慢内敛的事物，蓝印花布从悠远的时光深处走来，气质宁静、安详，就像一个人，历经无数过往，然后，平和地承载起所有悲喜。



水墨山峦 张成林 摄

草木情深

岁月深处的菜园

周衍会

岁月深处的菜园，古朴、雅致，有种浓郁的田园风情；又因时光的浸润，而愈显其清新、朦胧之美，惹人怀念。

菜园大都靠近村子，一条条笔直小径，分割开各家的菜园。小径两侧长有青草，间或开几朵野花。清晨，露水在草尖或花瓣上盈盈欲滴，被空中滴落的鸟鸣惊动，便倏然滚落下来……早起的村妇，挎一只柳条筐，到菜园里来，割几刀韭菜，拔两根葱，再摘半篓子茄子、青椒、豆角，一天的菜就有了。回家做个韭菜鸡蛋汤，下一锅面条，在飘溢的炊烟中，大人小孩吃得酣畅淋漓，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。

菜园离不开水井。砖砌的简易井台，用榆木或槐木做成支架，上面架着轱辘，长长的井绳缠绕其上，另一头吊着水桶垂进井里。无人的中午，阳光明亮，浇过水的青菜，抖擻着精神，享受这难得的静谧时光。井台边的梧桐或榆树上，有蝉在大声歌唱，几只麻雀落在井台上，探头探脑地打量菜园里的景致，或者和一只翩跹的蝴蝶，比赛飞翔技巧……四周绿色漫溢，如一

幅浓墨重彩的画卷，铺展在湛蓝的天空下，美轮美奂。

篱笆是菜园的另一个标配。篱笆有半人多高，有用玉米秸秆的，有用荆棘条或枯树枝的，也有栽一圈小榆树或柳树的，长出一面绿生生的墙来。篱笆下点种丝瓜、扁豆或山药，夏秋时节，藤蔓缠绕其上，黄色的丝瓜花，点缀在一片绿浪中，格外打眼。淡紫或白色的扁豆花，开得盛大热烈，尽情挥洒生命的热情。山药则要内敛一些，细细的紫色藤蔓，卵状三角形叶片，辨识度很高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却也有极强的生命力。相对来说，种山药的极少，但爷爷年年在我家种，菜园篱笆下，它的藤叶上长有“山药豆”，可蒸食，口感滑润绵软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最美的是在菜园劳动的场景。温煦的阳光下，爷爷头戴斗笠，穿一件白衬衣，露出结实的古铜色胸膛，双脚扣地，一下一下吃力地摇着轱辘，清亮亮的井水沿着窄窄的水道缓缓流淌，干燥的泥土被润湿了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我在菜地的另一头看水，水满沟了就喊一声。这是一项很清闲的工作，我不时地从

地里折一根细长的葱叶，做成吸管喝水道里的水，那水甘甜、清凉，天然冰镇，带有一股清新的若有若无的泥土味儿。水道两旁铺满了矮矮的、绿油油的小草，因为从不缺少水分，长势旺盛，绿得逼人的眼。

井台边有一株粗矮的老榆树，造型奇特，虬枝盘旋，叶子疏疏落落的，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。几丛兰花点缀其间，开着淡紫色的小花，飘溢着缕缕清香。休息时，我惬意地坐在井台边，只见碧空如洗，蓝蓝的天空上白云朵朵，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……菜地里一片青翠，大白菜、马铃薯、萝卜、茄子、油菜，中间夹杂着一两畦韭菜、葱，它们都是蔬菜中的平民，朴实、泼辣，绿色无公害。它们丰富着每家每户的饭桌，滋润着农家人虽贫穷却知足快乐的生活。

可惜的是，这样古朴、美好的菜园，如今已难觅踪影了。

春秋代序，岁月流转。岁月深处的菜园，并没有走远，它一直生长在我的心中，弥漫着青青植物的气息，灿烂阳光的味道，以及绵长隽永的乡愁……

灯月闲话

谁也难以想到，著名的皖江戏曲文艺大咖王兆乾先生看的第一场黄梅戏，居然是在潜山五庙山乡一个祠堂里。但凡人生的第一次，大都是刻骨铭心的。王老先生为此以“祠堂里的笑声”为题，做了较为详细生动的回忆，贴切地还原了当时场景。

1947年9月，我和剧作家胡奇、画家关夫生同在潜山县水吼区五庙乡的合甲、锡杖河、余家太平一带搞土改。农民发动起来，并且首次焚烧了地主的田契，分得了浮财，自发地在祠堂唱戏庆祝。

初冬一天晚饭后，胡奇拉我一块去看戏。我们站在祠堂外的大树下等着观众进场，让树干稍稍遮挡袭人的寒风。这是一座两侧有花楼的祠堂。我趴在栏杆边，见祠堂里已是黑鸦鸦一片。戏台口挂着两碗桐油灯。戏开始了，唱的是黄梅调。这是我第一次看黄梅调演出。没有丝竹伴奏，只有嘈杂的锣鼓和喧嚣的帮腔。没有蟒袍玉带和珠光宝气，小生穿件大褂、戴顶礼帽，旦角穿的也是农妇的衣裙。男女角色都是男人装扮，也听不清唱些什么……胡奇看了会说了句“这是啥玩意！”很不以为然站起来走了，只留下我独坐在花楼上。

戏在进行。一个男旦用本嗓大段地唱着，台下的人鸦雀无声，静静地聆听着。看到这里，我便从花楼下来，绕到戏台边。农会主席说，唱戏的组织者左四和，是左家湾的民选村长。过去祠堂只准唱大戏，黄梅戏进祠堂还是头一次。过了一会，左四和来了，鼻子上还抹着白铅粉，个子不高，约莫三十开外年纪，额头有些败顶。我从他手上接过一个毛笔写的戏本翻看，字写得倒有板有眼。颇为流畅，还有朱笔圈点。我问“这是你抄的？”，左四和嗯了一声说：“年轻夥子写的，写的不好。五庙兴唱灯戏，唱黄梅戏，也唱弹腔和曲子。”那抄本还抄的很混杂，前面有几出曲子。什么《贺屋》呀、《撒帐》《团圆》呀。只有一出我能说出道道，就是有名的《白兔记》里的一出《磨房会》。那些曲子的唱调，旁边都是用红笔画出了些横杆、红圈和朝上、朝下的弯线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像看天书似的，不由发呆了。在民间竟还有这种表达音乐语言的符号！他告诉我，这是点板，唱曲子才用，黄梅调不用。我信手翻到后面那黄梅调，有“过界岭”、“余老四打瓦”什么的。左四和唱了几段小调，我记录了一段“闹五更”。看夜色已晚，他们还要赶回去，就说“下次我到左家湾找你”，便和左四和道别了。

年轻的王兆乾自看了这场人生极有意义的一场戏，收获也是满满的：第一次听到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黄梅调；结识了民间艺人左四和；了解了从未听说过的曲子（青阳腔和岳西高腔）、徽调皮黄（潜山弹腔），这些为他后来开拓皖江戏剧事业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。也是这场戏，促使他做出了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独立思考，也是决定命运的思考：以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为指引，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编写新的歌剧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皖江戏剧事业的新征程。由此黄梅戏苑也平添了一位奇才。

有了“第一”次看黄梅戏，王老的戏剧人生也创造了多个“第一”。其高足王秋贵先生做了精炼的概括：第一个用现代简谱记录黄梅戏唱腔；第一个将黄梅戏曲调应用于现代革命题材大戏；第一个向新中国介绍鲜为人知的皖江乡村艺术黄梅戏；第一个用现代音乐理念改革黄梅戏音乐，第一部黄梅戏研究专著《黄梅戏音乐》也是他的手笔。黄梅戏经典剧目《女驸马》的问世也是他第一个发现并改编、定名。1980年代初，他和几位老艺术家共同倡议并参与创办了第一份，至今也还是唯一的一份黄梅戏专业刊物《黄梅戏艺术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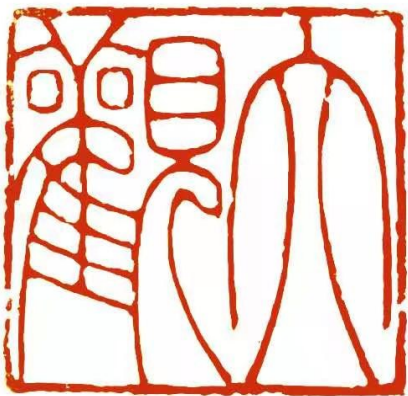
耳熟能详的黄梅戏经典剧目《女驸马》的诞生，绝对是王老先生第一次看戏接触左四和后带来的“主产品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老先生多次托人打听左四和，捎回信、带书信，直到10年后的1957年，左四和才接到他的信，以辅导唱腔老师的身份到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见面，前后相处一年。可想而知，一对老友阔别重逢，有多少说不完的心里话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记下了左四和的唱腔，并录了音。临别时，左四和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三个传统剧抄本送给了王老先生，其中就有《女驸马》的原始本《双救主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兆乾先生改编的《双救孝》，是他去岳西帮助建立高腔剧团时的“副业”作品。因信息闭塞，他以为左四和回家就去世了，故而他说，我是带着缅怀这位老人的心情创作《女驸马》和《赵桂英》的。

凡提到《女驸马》，身为第一改编者的王兆乾，却从不曾表现出多少自豪与骄傲，也未见他因为电影银幕上没有署他的姓名而愤愤不平，而总是感慨万分地念叨起另一个更加陌生的名字——已故的民间老艺人左四和。因而，王老先生在《左四和与〈女驸马〉》中作出“没有左四和便没有《女驸马》”的盖棺之论也就不奇怪了。

《左四和与〈女驸马〉》这篇文章，发表于1987年第四期《黄梅戏艺术》，王老先生在篇末发出了感人肺腑、令人荡气回肠的慨叹：

去年，我回到阔别四十年的五庙，我急切地想从每个山头、每座房舍、每个人的脸上追寻往日记忆。可一切都变了。唯独当年看左四和演戏的那座祠堂前的大树还兀自矗立着。我在树下久久盘桓，想得很多很多。我仿佛看到那位给我毕生事业以启迪的老人，默默地长眠在眼前的层峦叠嶂之中。他向人民献出了《女驸马》，却无所索取，无所纷争。一阵清新的山风吹来，我的心似乎被净化了。这时，耳际又回荡起左四和与我鱼水相依时的充满山野气味的质朴声音……



程为丰

王兆乾在五庙看黄梅戏